

明代傳記叢刊·學林類①
周駿富輯

明儒學案(二)

(清)黃宗羲撰

明文書局印行

明儒學案卷三十五 泰州學案四

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

耿定向字在倫，號天臺，楚之黃安人。嘉靖丙辰進士。擢監察御史，以大理寺丞謫州判。累遷至太僕寺少卿、右僉都御史。丁憂。起巡撫福建。又丁憂。起協理僉都御史，晉左副都，轉刑部侍郎，陞南京右都御史。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。告歸，家居七年，卒年七十三。贈太子少保，謚恭簡。先生所歷首輔，分宜、華亭、新鄭、江陵、吳縣，皆不甚齟齬。而江陵奪情，先生致書，比之伊尹之覺處以天下自任者，不得不冒天下非議，其諫奪情者，此學不明故耳。雖意在少衰其禍，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奸言矣。及掌留院，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，上疏糾之。清議以爲脅持官官，達時相之欲。顧涇凡作客問質之，先生無以難也。

先生之學，不尚玄遠，謂「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，不可以對造化，通民物者，不可以爲道，故費之卽隱也，常之卽妙也，粗淺之卽精微也」。其說未嘗不是，而不見本體，不免打人世情障中。共行只是人間路，得失誰知天壤分？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。是故以中行爲學，稍一不徹骨髓，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。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，學者靡然從風，故每每以實地爲主，苦口匡救。然又拖泥

帶水，於佛學半信半不信，終無以壓服卓吾。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，何心隱之獄，唯先生與江陵厚善，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，又先生之講學友也，斯時救之固不難，先生不敢沾手，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。先生以不容己爲宗，斯其可己者耶？先生謂學有三關：一卽心卽道，一卽事卽心，一慎術。慎術者，以良知現現成，無人不具，但用之於此則此，用之於彼則彼，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，則不必別爲制心之功，未有不仁者矣。夫良知卽未發之中，有善而無惡，如水之必下，鍼之必南，欲明明德於天下，而後謂之良知，無待於用。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，皆情識之知，不可爲良。先生之認良知，尚未清楚，雖然，亦錄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真。如云：「饑、寒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，但用之于不善耳。」先生爲其所誤也。

天臺論學語

孔、孟之學，其實費而隱。宋學未脫二氏蹊徑者，以其隱而隱也。嘗謂惠能云：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。如孔子云：「汎愛衆而親仁」，顏子「若虛」，「若無」，「犯而不校」，如此方是無一物。此類何等顯，其實何等微。宋儒多只說向入微處，終是未脫見耳。

兄之文似輪却陽明一着。陽明把筆時，却是不曾要好，兄尚有要好心在也。遷史之文，亦是無意

○ 其下原有「耿楚侗傳，據賈本移天臺論學語後。」

要好，班固便要好，浸淫至於六朝，只是要好極耳。

與胡蘆山。

夫與百姓同然處，吾黨何能加得些子？惟是百姓日用不知耳。日用處，聖人原與百姓同，其所用處，聖人自與百姓異。區區所謂擇術者，非能有效於百姓日用之外也，意於百姓日用者，而辨所用耳。

世之言道，譬之以管窺天者，第知一隙之爲天，不知觸處皆天也。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，而就虛執見，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。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，而乃鹵莽恣睢，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。

竊詳彼教，大端以寂滅滅己處爲宗。吾孔、孟之教，惟以此不容己之仁根爲宗耳。聖人之尋常日用，經世宰物，何亦非此不容己者爲之乎？然卽此不容己之仁根，莫致莫爲，原自虛無中來，不容着見，着見便是兩截矣。聖人以此立教，使人由之，不使知之。如宰我短喪，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。墨氏薄葬，孟子第原其類有批處省之。至其所以不安處，其類所以有批處，非不欲使知，不可加知也。以上。與無窮侯。

聖人之道，由無達有，聖人之教，因粗顯精。

與周柳塘。

廿年前，曾解盡心章云：「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，使知性之真體，原是無思無爲，便知上天之載，原是无聲無臭，渾然一貫矣。」所謂心體盡頭處者，蓋昔人所謂思慮未起，鬼神不知，不睹不聞處也。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，多少不盡分處，乃語學者云：「吾人能於子臣弟友，不輕放過，務實盡其心者，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己也。性真之不容自己，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，非情緣也。故實能盡心，而知性知天，

一齊了徹矣。」

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，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。其日用受享提撥人處，只是自然生機，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己處是也。蓋無念之生機，乃是天體，天體之生機，即是無念，原是一貫。說到此處，難着言詮，只好默契靈識耳。

橫渠曰：「聚亦吾體，散亦吾體。」是生死無分別也。明道曰：「萬物爲一體。」是人我無分別也。然夫子曰：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」又曰：「非禮勿視聽言動。」孟子曰：「親其兄之子，爲若鄰之赤子乎？」此則分別而實則不分別也。何者？此則自然之真機，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。

知是隨身貨，知尤是行之妙。

柳塘云：「念之不動者爲性。」蓋既云念矣，而中又有不動者在，疑二之矣。

來教云：「性無得失，無是非。」誠然，顧念之萌於欲也，寧無邪正乎？念之生於見也，寧無偏全乎？學者從念上研幾，閑邪祛偏，亦是復性實功，似未可破除。如足下教旨，只從性上辨迷悟，則誠爲直截真詮，得上乘矣。與楊復所。

知至至之，則不識不知，無聲無臭者，此其顯現。知終終之，則開物成務，日用云爲者，此其真宰。

定宇云：「知是知非之知，是以照爲明。」誠然，夫照從何生？孟子曰：「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。」因明生照，由照探明，原是一貫，非判然兩截也。今謂以照爲明，相去千里，提撥似太重矣。與王龍溪。

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，雖欲堅忍無爲，若有所使而不能；反之本心不自安者，雖欲任放敢爲，若

有所制而不敢。是則膚淺之綱領，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。與李卓吾。

昔大洲云：「只要眼明，不貴踐履。」余則曰：「眼孔易開，骨根難換。公所取人者眼孔，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。」

學悟主腦，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；主腦未徹，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。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，爲堯夫所激發，所得益深，曾有書云：「某不遇，某不遇一村漢耳。」念菴曾對人言：「某四十年前，蓋濫俗人。」鄭公初年立朝，風節震耀一時，而自謂一村漢，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，必有所在矣。與胡杞泉。

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，真真切切肯求，便日進而不自知矣。蓋只此肯求，便是道了。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，自家放歇不下，便是得了。與周少魯。

今之學者，談說在一處，行事在一處，本體工夫在一處，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，世道寥寥，更無倚靠。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，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，皆邪說亂道也。蓋費中隱，常中妙，粗淺中之精微，本是孔、孟萬古不易正脈，但非實是撐天拄地，拚身忘家，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，未易信此。與喬戶部。

三代以降，學術分裂，高者虛無，卑者繁縟，夫子出而專提爲仁之宗。仁者，人也，欲人反求而得，其所以爲人者。戰國功利之習，權謀術數，孟子出而又提一義，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爲。六朝以下，清虛任放，決裂名教，宋儒出而提振主教之旨。主敬，禮也。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，真機埋沒，陽明出而提振良知之旨。良知，智也。由仁而義而禮而智，各舉其重，實則一貫也。今爲致知之學者，又以意識

見解承當，崇虛耗無。思以救之，宜莫如信，引其影響，歸之實地。示精生。

古聖賢之悟，只悟得自己不足，是故若無若虛，子臣弟友，悟得不能盡。今世學者所悟，只增得一番虛知見，添得一種浮氣耳。大人通天下爲一身，吾人只苦不識自家這個真身，悻悻而生，即令百歲，枉死耳。聖人苦心破口，說個格物，格物即求仁之別名也。仁者，人也，識仁，便是識得此身面目。答唐

元卿。

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，親往過來續者，儼儼僦僦，因指示同志曰：「試觀此千百萬人者，同此步趨，同此來往。細細觀之，人人一步一趨，無少差失，箇箇分分明明，未見跌撞。性體如此廣大，又如此精微，可默識矣。」一友曰：「否，否，此情識也。如此論性，相隔遠矣。」有述以問余，余曰：「亡者東走，追者亦東走，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。茲來往橋上者，或訪友親師，或貿遷交易，或傍花隨柳，或至淫蕩邪辟者，謾謂一切皆是，此則默識之未真也。若以近溪此示爲情識，而別求所爲無上妙理，是舍時行物生以言天，外視聽言動以求仁，非一貫之旨。」與同志。

此原不論往來之人，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。若一分別，便是情識，如鸞飛魚躍，亦可分別否？天臺此言，還未見性。

胡清虛，浙之義烏人。初爲陳大參門子，以惡瘡逐出。倚一道人，率之遊匡廬、終南，遂有所得。浙中士紳翕然宗之，陶念齋、王龍溪俱納贄受教。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曹溪，至肇慶，近溪長子病死，次子痛其兄，燕香掌上，灼爛而死，清虛亦死。

鄧綸渠言：「常住真心，與後天不相聯屬。」此極邪之說。近日談禪者，百般病症，皆由此。蓋心事判，內外岐，孟子所云「離」，明道所云「兩截」者是也。與子健。

心體廣大神妙，豈可把捉幽囚於腔子方寸地？其曰「求」，即求以學也。學，覺也。又曰「學以聚之」，惟學則聚矣。此心之放，以昏昧而放也。一覺焉，則觸目而是，何在非心？此心之失，以放逸而失也。一覺焉，則隨在皆心，何有於放？

人心未交於感也，湛然虛耳，何俟於洗？而亦何容于洗也？自知識起，而吉凶悔吝之惑生，是故憂患攻取，憧憧往來，而虛者汨矣。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，使人之於感也，知識不用歸於其天，而憂悔攻取，相忘於無朕之中，其洗心也，不已妙歟！

吾人合下反身默識，心又何心？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，便是此心發竅處也。此心發竅處，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。

知體透露出頭，不爲聲色臭味埋沒，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，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，此即出世而後能經世也。

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，不令識本體，此初悟時語也。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，即草木之根與杪，原非兩截，故使從灑掃應對上收攝精神，漸使自悟，此悟後語也。

反身內觀，一無所有，唯此些子炯然在此，始信人之所爲人者，唯此明哲體耳。此體透徹，此身乃爲我有，不然身且不得而有，保此軀殼何用？

聖人一生，汲汲皇皇，惟求無憾所生，不求出離生死。

楊太宰博謂余曰：「吾嘗接遇僚屬，視其色者有隔礙然者，反而自省曰：『是必吾中有閼，而施之者倨也。』吾慮下之，而色思溫焉，徐觀彼色，亦因以易，而神情融洽矣。」由是以觀，外者內之符，而人者己之鑑。

孟子所以不動心者，原所由之路迥與世人殊也。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，欲建王霸之業，則須據卿相之位，乃能操得致之權也。願心一繫於卿相之位，則得失毀譽交戰于前，雖欲強勉不動，不亦難乎？孟子生平，惟學孔子一路，則不藉名位，不倚功能，仕固可，止亦可，久固可，速亦可。譬之行者，日緩步於康莊，東西南北，惟其所適，即有颶風巨浪，傾橋摧樑，心何由動哉！

學有三關，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爲知，在格式上修檢以爲行，此不知即心即道也。反觀近裏者，又多耽虛執見，此不知即事即心也。事故皆心也，願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心，心剖判於此，事亦剖判於此，事剖判於此，人亦剖判於此矣。學孔子之學，猶業巫函之術者也，不必別爲制心之功，未有不仁者矣。舍孔子之術以爲學，雖均之爲仁，有不容不墮於矢匠之術者矣。故其究也慎術。

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，知此乃能親民。人之不親，皆由中有物耳，故先知止。

朝紳日趨闕下，不勝疲苦，問節勞之術於方士，方士曰：「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，則自不勞矣。」

魏中丞與余入朝，余謂之曰：「常時入朝，獨行到覺勞，與友同行，則勢頓減，與同志同行，則勢益減，何以故？」中丞曰：「人已原是相通。」

人而名之曰人，以仁也。人而去仁，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，而實非人矣。惡乎成名，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。

「溫故知新」之故，即孟子所云「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」之故也。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，非外鑲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」，故曰故。溫者，反之本心，而尋繹溫養之謂也。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，即心有餘師。

獨夫夜行空谷中，未免惴惴心動，五尺童子隨其後，則帖然。厝一星於寒灰則滅，羣火在盆中，可以竟夜。觀此，則以友輔仁可識矣。

人爲習氣所移，多好放逸，時一自警策，便是撻。人爲情慾所格，多致抑鬱，時一自舒暢，便是樂。自性之根蒂而言，原無聲臭者曰命，自命之流行而言，原自不已者曰性。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生機，使口不知味，目不辨色，耳不聞聲，便是死人，安得不謂之性？然則窟到根蒂上，此等俱從無生，故立命處，色聲臭味不能染着，合命處，方是真性也。仁義禮智天道，更何聲臭可言？故謂之曰命。然既落着父子君臣身上來，便已降在裏了，故忠孝之心自不容己。非無形迹可見，合性處方是命也。

今人乍見孺子入井，怵惕惻隱之心，動處即是天根，歸原處即是月窟。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，便是人根鬼窟矣。吾人應用絃爲動作食息，孰非此根此窟用事？俗人情情，日用不知，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，起爐作竈，千條萬緒，頓令此根不得生生，此窟不得潔淨，離窟幽暗，嘆苦一生，更無些子受用。所以賢智之過，與愚不肖等也。

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生生之理，原是如此。即欲掙上尋空寂，自是不容已，如何上得去？即欲褪下恣情慾，自是不自安，如何下得來？

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，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，方有進步處。

吾人真真切切爲己，雖使厮隸胥，皆有可取處，皆有長益我處。若放下自己，只求別人，賢人君子，皆不免指摘。

不作好，不作惡，平平蕩蕩，觸目皆是，此吾人原來本體，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。

只此無聲無臭，是爲真常，凡涉色象名號者，卒歸消滅。只此不爲不欲，是爲本心，凡務闊大放散者，終墮坑塹。

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，生死成敗，小之稱譏贊毀，升沉得喪，皆相對待。然有對之中，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，吾人若渾在有對中，未免爲造化輪轉。

人只是換這一副心腸，人情事變，原與俗人一樣。

今人倒是不爲學的，處事倒安妥，反是一種爲學的人，纔遇些小事，便處得過當。此何以故？只是着了些意思，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。

問：「有不善未嘗不知，這不善處，顏子與吾人還同否？」曰：「不同。如鄉黨自好之人，發言舉事一不當，也會知得。又如做官的人，在上官處稍失禮，亦會知得。顏子要學舜，有不如舜處，即算做不善。」

問：「夫子賢於堯、舜？」曰：「試觀吾輩今日朋友，還是享用孔子的，還是享用堯、舜的？」

「精一執中」，實是淺近道理，堯、舜一心在安天下，如何粗得一些？如何夾雜得一些？此便是堯、舜精一。農夫一念在播種，便是有農夫之精一。商賈一念在求利，便自有商賈之精一。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。

治天下在用人，然自己眼不明，不會知人，如何能用人？

一友問：「予儘修行，然畢竟不聞道。」曰：「修行矣，更聞甚道？」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，咸曰未能，今子能之，又更何學？」其友有省。

良知隨事皆然，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，則知乃光大。

此誤認知識爲良知也。知即明德，若言明德須用在明德上，無乃牀上之牀乎？

吉水諸公之學，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，別尋主宰。此亦懲冒認良知、猖狂自恣者之過耳。良知若非現成，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？予嘗謂良知如靈魂然，願投胎何如？如骨根不正，至於猖狂自恣，非良知之罪也。亦如靈魂投胎時，所遇則然耳。以上劉宗周《學言》。

秦和王篤菴問「虛字難殺手」。曰：「吾二十年前曾作致虛工夫，一起坐，一語默，無不放虛字在胸中。自覺工夫不疎，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，頗有輕世自賢之心。一日忽省曰：『此却是致實，何曾致虛？』因悟顏子之問寡聞不能，舜之好問好察，乃真虛也。」

問「明體難得到手」。曰：「某爲御史出巡，值天暑，一指揮扶轎，見其不耐勞，許之乘馬。其後指揮

隨他御史，竟中渴而死。卽此一事觀之，明體一存，可以爲人立命。區區守明覺於一腔，亦復何益？問「三自反之學，臨境實難」。曰：「但看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數語，是何等志願，所以肯自反。今人身子願是鄉人，所以要與鄉人相投。」

陸五臺問：「三聖人同處，孟子言之詳矣。至孔子所以異處，畢竟何在？」曰：「孔子只是見得己與聖人同處，亦與凡人同，故以此學，卽以此教，要使人人皆如此耳。」以上蘭舟錄述。

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

耿定理字子庸，號楚侗，天臺之仲弟也。少時讀書不成，父督過之，時時獨行空谷中，憂憤不知所出。問之則曰：「吾奈何不明白？若有眼睛子。」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？自是或靜坐一室，終歲不出，或求友訪道，累月忘歸。其始事方湛一，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，能收視返聽，於何心隱得黑漆無人無門之旨，充然自足。有問之者曰：「聞子欲作神仙耶？」曰：「吾作天仙，不作地仙。」曰：「天仙云何？」曰：「直從太極入，不落陰陽五行。」天臺聞而呵之曰：「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？」曰：「學有原本，堯、舜相傳，祇是一中。」子思焉之註曰：「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。」今人孰從未發前觀一目哉？」曰：「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。」曰：「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？」先生論學，不煩言說，當機指點，使人豁然於罔指之下。卓吾好談說，先生不發一言，臨別謂之曰：「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、舜之道？」卓吾默然。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，云：「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。」時初泉卧病，天臺言「吾與

一醫者同來。」先生榻前數語，初泉驚起，已知爲天臺之弟。謂天臺曰：「慧能和尚乃是春米漢哉！大開眼人，恐不可以弟畜之。」李士龍來訪，先生未與一語及學，士龍悲曰：「吾冒險千里來此，踰月不聞一言見教，何外我甚？」先生笑而不答。潁行，送之河漸，問曰：「孔子云：『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。』此作何解？」士龍舉朱註云云。先生曰：「畢竟是『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』。」士龍因有省。京師大會，舉中義相質，在會各呈所見，先生默不語。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：「請諸君觀中。」因嘆曰：「舍當下言中，沾沾於書本上覓中，終生罔矣。」在會因有省者。先生機鋒迅利如此。

楚倥論學語

廬山駁天臺所性不存語，謂「當官盡職，卽爲盡性，不則爲二心，爲妄念矣。卽孔子爲委吏，莫非性之所存。」楚倥曰：「孔子爲委吏而夢周公，却不爲二心，爲妄念乎？」

卓吾寓周柳塘湖上，一日論學，柳塘謂：「天臺重名教，卓吾識真機。」楚倥謂柳塘曰：「拆籬放犬。」

楚倥早歲曾遇異人，質之曰：「孔子問禮于老聃，老聃不言禮，而直曰：『良賈深藏若虛，盛德容貌若愚。』何也？」曰：「若愚若虛，此禮之真體也。」

問：「伊尹先覺，所覺何事？」曰：「伊尹之覺，非聞見知解之覺也，卽其若撻之恥，納溝之痛，此其覺也。」

胡廬山會天臺、楚倥於漢江之浒，相與訂學宗旨。天臺曰：「以常知爲學。」廬山曰：「吾學以無念爲

宗。楚倅曰：「吾學以不容己爲宗。不容己者，從無聲無臭發根，從庸言庸行證果。禹、稷之猶飢猶溺，伊尹之若撻若溝，視親骸而泚額，遇呼蹴而不屑，見人井而怵惕，原不知何來，委不知何止，天命之性如此也，故曰『於穆不已』。如摸擬孔氏之匡廓，非此不容己者爲之血脈，則捧土揭木爲偶人而己。」

孔氏之無聲無臭，亦是有形有象，孔氏之有形有象，原自無聲無臭。

龍溪言：「顏子心常止，故不遷；心常一，故不貳。」先生曰：「否。人試觀當怒時，中更有個止體在；當過時，中更有個一體在，是二本也。卽能之，其怒其過，非真機矣。顏子所好唯學，卽生平之怒，以學而怒，學外無怒也。生平之過，以學而過，學外無過也。可見一生精神，只是此學，更無滲漏處也。」

默識，識天地之化育也。夫囿于造化之中，而不自識者，凡夫也。識之，而出入造化者，聖人也。是故不藉名位，不務功能，卽學以誨，卽誨以學，立己立人，達己達人，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疆矣。夫贊天地之化育者，非獨上之君相賢聖，卽下之農工商賈，細之鰥寡侏跛，凡寓形宇內而含靈者，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。

克己者，無我也。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，故曰「天下歸仁」。義、文、周、孔四聖人者之于易，亦各言其己也。道雖一致，而時位不同，故作用亦自不同。隨時變易以從道，俟之萬世而不惑不謬者，其孔易乎？孔子之于易也，學焉耳。試取大、小象傳玩之，卦，卦學也；爻，爻學也；學不厭，教不倦，立己立人，達己達人，易之生生也如是。

潛、見、惕、躍、飛、亢，自聖人一身觀之，隨時變易，時象之矣。合千聖觀之，與世推移，各一象矣。

序卦，周易也，首乾、坤，終未濟，卽周事可觀矣。雜卦序孔易也，上經首乾、坤，次比、師，次臨、觀，而終之困，下經首咸、恒，而終之夬。何以明孔易也？乾剛坤柔，質非齊也，剛柔善惡，均歸之中，孔氏之教也。比以類聚，故樂師任裁成，事無憂乎？或智臨于上，或相親以靡，無行不與，有求則應，教乃知困也。感之無心，居之有恒，終以剛決柔，純乎乾矣。是師道也，亦君道也。

天臺因舉扇悟曰：「原來通體皆是良知，通天徹地，皆是良知。」

天臺曰：「人言念菴靜坐，曾見光景，遂有所得。」曰：「只理會當下光景耳。」

文端焦澹園先生竝

焦竑字弱侯，號澹園，南京旗手衛人。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。京兆欲爲樹棹楔，謝以賑飢。原籍山東，亦欲表於宅，改置義田。授翰林修撰。癸巳開史局，南充意在先生。先生條四議以進，史事中止，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。甲午簡爲東宮講讀官，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，皇太子目之，先生卽輟講，皇太子改容復聽，然後開講。取故事可爲勸戒者，繪圖上之，名養正圖解。丁酉主順天試，先生以陪推點用，素爲新建所不喜，原推者復搆之，給事中項應祥、曹大威糾其所取險怪，先生言：「分經校閱，其所摘，非臣所取。」謫福寧州同知，移太僕寺丞。後陞南京司業，而年已七十矣。先生積書數萬卷，覽之畧遍。金陵人士輻輳之地，先生主持壇坫，如水赴壑，其以理學倡率，王弼州所不如也。泰昌元年卒，年